

火凤涅槃，可烧尽山河天下；
帝王霸业，终是谁负了谁的前缘？

两世花开 袖香犹在

《花火》古言最强音
苏非影幻世爱情大作

《飞·魔幻》首个连载
蝉联读者投票第一名

一段矢志不渝的苗疆爱情
看呆萌少女失忆笑游江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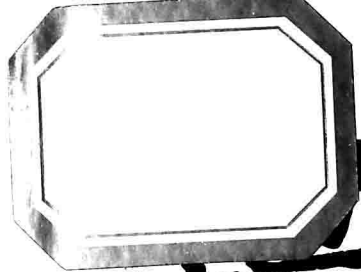
引来《花火》众大神小狮、烟罗、若若梨齐齐围观！

温柔腹黑君计谋深沉、清冷俊美男执念相随、
还有倜傥公子煮酒为伴！

苗疆圣地，忘忧蛊抹去记忆，一生爱终成两世远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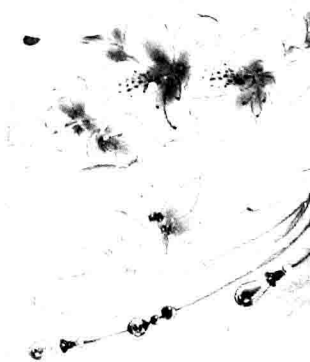
忘忧，忘忧，我忘记你，
忘记你爱我，也忘记你害我！
爆笑萌动开场，收笔却是泣不成声！

苏非影
著



花开两朵香满袖

苏非影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两世花开香满袖 / 苏非影著. —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5358-6348-5

I. ①两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4098 号



总策划：邹立勋

责任编辑：周霞 刘艳彬

创意策划：花火工作室

特约编辑：周丽萍

视觉创意：刘艳

插图绘制：花拾

出版人：胡坚

出版发行：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：410016

电话：0731-82196340 82196334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：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刷：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 mm×1230 mm 1/32

印张：10

版次：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21.80 元

看不清。

什么都看不清，就连近在咫尺的容颜也是一片模糊。

可是她偏偏知道。

那个人的眉眼细致美好，她只要略微抬手就可以触碰到他纤细精巧的下巴，指尖纠缠着柔软漆黑的长发，覆满了彼此裸露的双肩。

耳边流连低回的是温柔的呓语，虽然听不清楚，却声声缠绵入骨。拥抱和亲吻都如此亲密，昏昏沉沉，浑浑噩噩，让人化作一缕游魂，渐渐宛转成镜中花事水中月影，似乎只要这般长醉不醒，就能共度一生。

一阵巨大的声响骤然撞进耳鼓，她惊叫一声，睁开了眼睛。

入眼，是一片浓烈的红。

大红的凤穿牡丹七重纱帐，四角坠着金丝明珠结成的璎珞，一片璀璨。

原来方才那些旖旎的欢爱，不过是一场春梦……她顿时有些羞窘，转头四望，见自己正躺在一张华丽的雕花大床上，盖着流云缎织就的锦被，一色的红，金银线绣着百子祝寿图，十分喜庆。

看起来，这里像是个新房？

她怎么会在这样的地方睡着？之前不是在……不是在……之前她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她……她到底是谁？

她终于惶恐起来，残余的睡意也消失殆尽——是谁？名字，姓氏，来处，往事……她是谁？她把手用力地插进披散的青丝间，脑子里像有千百根针在扎，越是去想，便越是痛得难以自抑。

多想片刻，已是一身冷汗。她喘息着支起身子，任锦被从肩头滑落，被下一抹雪白，竟然未着寸缕！

她慌忙抓起被子挡在胸口，仅仅是几个动作，却已浑身酸软，四肢无力。看着眼前凌乱的枕衾，她有些发怔，忍不住想起了梦中那个面目模糊的人——难道自己想不起的那些事里，包括了一场婚礼和一个夫君，以及……洞房花烛？

可是此处别无他人，若真有夫君，人在哪里？

屋外逐渐狂暴的风和哗哗作响的雨声让她回过神来，小心翼翼地撩开纱帐下了床。地上散落着的果然是嵌金镶玉的嫁衣，她也顾不上羞涩，将衣服一件件穿上，然后拢了拢衣襟，轻轻推开了门。

廊下灯罩里的烛火在风雨中摇曳不定，透过铺天盖地的雨帘看出去，夜是一片混沌，周围静得可怕。她试着朝前走了一步，恰逢一道闪电落下，照亮了眼前的一方庭院。

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幅比地狱更可怕的画面——

惨白的雪地里晕开了大片褐色的污渍，目光所及之处，地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。

这些都是——死人！

白亮的光芒一闪即逝，她却看得很清晰，折断的兵器和残肢碎肉散了一地，大片的鲜血渗入了冰里。想必这地方曾有过一场极其惨烈的厮杀，结局无人生还。

空气里的血腥气息和着雨珠扑面而来，伴着闪电之后的滚滚落雷，瞬间撕心裂肺。

她惊叫一声，扶着柱子，弯下腰干呕不止，胃里却空空如也，只有焦灼般的疼。

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究竟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？

为什么所有人都死了，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？

她是谁？她是谁？她到底是谁？

她在彻骨的寒风中狂奔起来，雨打湿了红衣，冰路伤了脚底，也不曾有一刻停歇。

可她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一路上到处可见早已僵硬的尸体，一双双死气沉沉的眼珠瞪着她。她慌不择路，无数次跌倒，再无数次从尸体上爬起来，双手染满黏腻的血。每一次的电闪雷鸣都让她惊慌失措，仿佛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坟场，整个世间都将她遗弃！

亭台楼阁飞逝而过，她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！

想不起来……连方才温暖旖旎的梦境都开始变得模糊……

这种感觉，几乎叫人发疯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停在了一个宽阔的院子里，湿透的嫁衣和长发紧紧地贴在身上，满身鲜血，无比狼狈。

这里应该曾经有过盛大的筵席，此刻却只剩倾倒的桌椅，满目狼藉。院中央的戏台上，华丽的花牌子已经破损得不成模样，只能隐约看出上面的几行字迹和一个巨大的“喜”字。她猜想那或许是新人的名字，正要走上前去看清楚，背后却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。

那是靴子踏碎残雪的声音，伴着雨声和风声，来人并未刻意隐藏身形，不急不缓，正步步靠近。

她猛然回头。

一抹修长清逸的身影，伴着一道劈空落下的闪电，一下子撞进她的眼帘。可她尚未看清来人的容貌，便觉得脑后一阵刺痛，身体不由自主地瘫倒下去。

一双温暖的手臂搂住了她的腰肢，掌心抚摩着冰凉的肌肤。她在合上眼睛的一刹那，听到了一声温柔如羽落的叹息——

“陌陌，是我来晚了……”

{第一章}	喜相逢	001
{第二章}	踏月箫	011
{第三章}	良缘空	025
{第四章}	寸心醉	037
{第五章}	雾重重	053
{第六章}	绮罗香	063
{第七章}	前尘断	071

目录

{第八章}	风月误	085
{第九章}	忘忧蛊	093
{第十章}	鸳鸯锦	107
{第十一章}	断情殇	121
{第十二章}	忆迢迢	135
{第十三章}	不忍归	145
{第十四章}	爱别离	159

{第十五章}	怨憎会	177
{第十六章}	忍辜负	193
{第十七章}	帝陵秋	207
{第十八章}	不负卿	219
{第十九章}	情丝长	233
{第二十章}	再而错	247

目录

{第二十一章}	转头空	263
{第二十二章}	莫相忘	277
{终章}	初相见	295
{番外一}	西风独自凉·韩烬篇	299
{番外二}	此生不换·苏赢篇	305
{后记}	此生不换	309



第一章

喜相逢

Liang Shi Hua Kai Xiang Man Xiu

这样温柔美好的人，竟然是她的夫君？
是那个和她一同祭拜过天地，一同分享过彼此，一同出生入死的人……



“啊——”

夜深人静的村庄里，猛然传来了一声凄惨的哀号。

不知谁家的黄狗被惊醒了，胡乱地吠了几声，立刻被主人从窗子里扔出来的破鞋砸中，呜咽着没了声息。村子东头倒数第二间小屋里，幽幽地亮起了一点灯光，一个稚气未脱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睡意道：“娘亲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这里这里！”年轻女子小声地答应着，正手足并用地从窄小的床底往外爬。

如豆的灯光慢慢移近，一个浑身裹在旧棉袄里，只露出一张脸的小娃娃正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低头看着地上已经爬了一半的女子，语气颇为无奈：“娘亲，你这次滚得好远，元宝都找不到你了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女子擦了一把头上的汗，顺手想去捏他粉雕玉琢的脸蛋，“为娘我只是做了噩梦，一时激动害怕……”

小娃娃看着她沾到几丝蛛网的手，嫌弃地转开头：“娘亲天天都要做噩梦的，娘亲骗人。”

“虽然梦是天天做，但今天的梦特别可怕。”桂儿瞪了他一眼，拍拍手站起身，“元宝过来，陪娘睡觉。”

小娃娃忍不住退了一步：“不要，娘亲身上有虫虫！”

“臭小子，给我过来！”

“不……”

最后人小力微的元宝反抗无果，被自家亲娘用暴力扔回床上。这一次，她裹着热乎乎的被子，抱着热乎乎的儿子，梦里那些模糊而可怕的景象终于没有再来打扰她，安安稳稳地睡到了天亮。

天刚亮，她便抱着睡眼惺忪的儿子去敲隔壁贾大娘家的门。大娘起得早，开门看到她脚边的木盆，了然道：“桂儿，洗衣服去呢？”

她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又要麻烦大娘替我看着元宝了。”

说着，元宝便在她怀里打了个呵欠，贾大娘急忙接了过来，轻声道：“你快去吧，元宝我给你看着，可怜的孩子，一大早就折腾。”

桂儿嘿嘿一笑：“我替夫君上炷香就走。”说着又回了自己的屋子，东首的供桌上放着一个破旧的牌位，她燃起香拜了拜，然后把香插在一只缺了腿的铜炉里。

牌位是用废木料刻的，字迹因为长久的烟熏火燎已经有些模糊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夫君韩某之位”几个字。

这是她丈夫的灵位，只是那个“某”究竟代表着什么字，她已经想不起来了。

她还很年轻，可惜得了稀奇古怪的健忘症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就只能记得最近一年之内发生的事，再往前的记忆便是一片空白。如此年复一年，时过境迁，到如今更是连丈夫的名字和长相都忘了。

根据村里人的说法，他们夫妻二人是三年前带着元宝来到这个村子

的，但她的丈夫没过多久就在山中失足落崖，村人们只知道他姓韩，却来不及问清楚名字，不得已，只得以“某”字代替。

这个健忘症难治，连附近镇上开医馆的大夫都束手无策，只推说紫旭王都凤罗城或许有高人能医，可是她哪里有钱去凤罗城看病？她连最近的涇州都没有去过。

好在只要是日夜相伴的人便没有机会忘记，她倒也不担心，左右丈夫是没了，儿子总归在自己身边。从前的事，忘记了就忘记了吧。

洗衣服的小河滩就在村口，尽管她起得很早，可一路走来，还是遇到了好些大妈大婶，一个个拉着她说个没完。这个说“我侄子大贵从县里回来，给你带了好些东西呢，啥时候让他给你送去”，那个说“我外甥阿旺想请桂姑娘写封信给邻村的大姐，什么时候得空了让他来接你”，还有个阿婆干脆直接拉着桂儿的手道：“桂儿啊，你看我那小儿子怎么样？小子虽然不机灵，不过绝对忠厚老实。你孤儿寡母的，总要有个男人来照顾你不是……”

桂儿应接不暇，只得抱着木盆，落荒而逃。

她虽然是个寡妇，还带着个孩子，却真的没有想过再嫁。她今年才二十二，生得也水灵漂亮，又识字人又勤快，免不了成为村子里的三姑六婆说媒的对象。从各种年纪的鳏夫到未婚配的小伙子，其中也不乏家有薄财相貌端正的，可她每次都是装聋作哑，敷衍了事。

虽说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个孩子的确不大方便，但心灵深处总有一股莫名的力量，时时刻刻强有力地提醒她——不行！不能在这里安家！

也许是无意识地对一切陌生人生出的戒备，也许是内心深处其实还眷恋着那个早已经死去的夫君……

总之，她只要有元宝就好，男人什么的，不要也不会少块肉，不如养两只鸡实在。

好不容易在僻静处洗完了衣服，收拾妥当直起身子，她的耳边突然响起一个陌生而轻柔的声音：“桂儿。”

她愣了愣，抬起头，一眼看到村口的小石桥上正站着一个修长的身影。清晨的日光从他身后照过来，似真似幻。

那一瞬间，眼前仿佛有什么熟悉的画面一闪而过，却又看不清、抓不住，一晃神又消失了。

那个人朝她走过来，声音清朗，语气温柔：“桂儿，我回来了。”

眼前的年轻男子比村里的任何一个男人都长得好看，修长的眉下是一双清澈如泉的眼睛，此刻眼波温柔得就像洒了星光。他身上穿的是一件蓝色的衣裳，衣裳也很好看，看上去很值钱。

桂儿转头看了看前后左右，小河滩上只有她一个人，不由得结巴起来：“你……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你。”蓝衣公子朝她俯下身，瞳人漆黑，“桂儿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

她认真地想了想，然后郑重地摇了摇头。

蓝衣公子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我是你的夫君啊，桂儿，你当真忘了我？”

桂儿顿时傻了。

夫君？孩子他爹？

原来自己的夫君竟是这般一表人才玉树临风的俊俏模样……原来元宝的细皮嫩肉桃花眼比较像父亲……原来……

不对不对！

桂儿连退三步，脸色发白：“乱……乱说，我夫君早就死了！”村里人都知道她的夫君死在东边那个悬崖下面，这么些年过去，恐怕连骨头渣子都被野兽吃光了。

可是……可是这人若是个骗子，那这骗术也太没水准了，况且她一介村妇，什么也没有，骗她做什么？

可见此人不是骗子。那，难道是……鬼魂？

她的脸更白了，悄悄地，又退了一步。

蓝衣公子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，微微一笑，出其不意地握起了她的手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桂儿本想理直气壮，开口却气息柔弱。

蓝衣公子充耳不闻，只是将她的手缓缓贴近胸口，柔声道：“我有影子，我是活的，不信你摸。”

掌心之下果然是温热的，心跳稳定而强健。她低头看去，日头将他的影子拉长，正不偏不倚地投射在她脚边。

果然，这并非是个鬼魂！

她顿时脸红起来：“那你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意识到对方是个活生生的人之后，她开始觉得被他这般握着手，实在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。

他柔声回答：“我叫韩烬。”

桂儿想起了家中供桌上的那个牌位。“韩某”——他姓韩！

真的是她的夫君？真的不是在做梦吗……

直到被蓝衣公子韩烬拉走，努力思考中的桂儿还是一副神情恍惚的模样。

正午时分，桂儿偷眼望着端坐在粗陋的板凳上依旧风姿如玉的韩烬，又拨弄了一下锅里的野菜粥，忍不住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没想到那么轻的一声竟被他听到了，问道：“桂儿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？”

打从村口回来直到点火起灶，桂儿面对这个叫做韩烬的陌生人，都有一种又害羞又局促又暗自窃喜的心情，十分微妙，十分复杂。

不等桂儿回答，一个稚嫩的声音接口道：“娘亲是在想，家里没好吃的招待客人，所以心里很烦恼。”

元宝真是好样的！

桂儿立刻见竿子就爬地说道：“说得对说得对……我家已经很久没吃到肉了……呃，这位公子，你不如去前面刘寡妇家的小酒店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……”

“桂儿，我不叫公子，我有名字的。”

“那个……”

“你从前都叫我的表字，唤做夜棠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韩烬说着便起身朝灶台走来，柔声道：“没关系，桂儿，只要是你做的，不管什么我都吃。况且……”

他伸出手，手中是一个包得好好的荷叶包，也不知是从哪里变出来的。他将那荷叶包递到她手里：“没有肉吃可不行，元宝正在长身体啊。”

荷叶里散发着一股诱人的肉香，桂儿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

韩烬已经俯身抱起了眼巴巴看着的元宝，笑着问道：“元宝喜欢吃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闻着肉香的元宝明明嘴角流着口水，却还努力保持着最后一丝理智，言不由衷地嘀咕道，“娘亲说，多吃田里长出来的叶子能让元宝长得快一些……”

韩烬一愣，随即莞尔一笑，睨着身边握着锅铲发狠对付野菜的女子：“你是这样和他说的？”

他这一笑，顿时满室生辉，桂儿只觉得满是油污的灶台都变亮了，急忙咳了一声道：“那个……我们家穷……”

“对不起。”他不等她说完便突然靠近，一手抱着元宝，一手撑在那口铁锅边上，温热的气息吹拂在她耳边，轻声道，“我不在的时候，让你们受苦了。”

桂儿顿时身子一僵，回头见元宝正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瞅着他们，急忙扔掉锅铲，伸出油腻腻的手去捂他的眼睛，轻声嚷道：“小孩子家，不许乱看！”

元宝不依，韩烬却轻轻一笑，拉下她的手，将元宝交到她手中，随后转身走到门口，对着外面一长溜或站或坐，或嗑瓜子或抽烟袋，一个劲儿往屋里瞅的村民们十分礼貌地作了一个揖，说道：“各位请回吧，看了半天也辛苦了，我们夫妇二人久别重逢，还有些重要的事要做，就不奉陪了。”

说罢，他双手一展，将两扇薄薄的门板合了起来。



韩烬所谓的夫妇二人要做的“重要的事”，其实只是和桂儿聊天。他要告诉她的，是那些她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却十分重要的往事。

哄着元宝睡了午觉，桂儿立刻搬了一张凳子，端端正正地坐在了韩烬面前。

面对她的一本正经，他却笑弯了眼睛，眼神中那份并不刻意隐藏的宠溺、柔和的光芒，让她胸膛中那颗已磨砺得粗糙的农妇心也稍稍跳快了几分。

韩烬的叙说简洁却很有条理，他告诉桂儿，她本姓莫，是鹿鸣城一家镖局总镖头的独生女儿，从小习得了一身武艺。莫韩两家本是世交，桂儿在十七岁那年嫁给了韩烬，第二年便生下了儿子元宝。可就在元宝刚刚足月的时候，莫韩两家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说到这里的时候，韩烬的脸色有些凝重，语气也严肃起来。

桂儿听得入神，不由得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他停了好久，才艰难地说道：“举家……灭门。”

“灭门？”她想了一下才回过神来，低声叫道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韩烬伸手捂住她的嘴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握住了她的手掌：“桂儿，你先听我说完。”

淡淡的温暖从他的掌心传到她的掌心，专属于男子的气息陌生而清雅，和村里的种田汉完全不一样。

尽管知道他在说一件关系到她的身世甚至是生死的大事，她还是禁不住分神。

“桂儿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事，你继续说。”她急忙别开头，避开他的接触，韩烬笑了笑，顺势移开手，替她捋了捋鬓发。

他讲述多年前的那场惨剧，不过是用寥寥几句带过，桂儿却深知其中必定有一场残忍的杀戮和无数次绝望的生离死别。他说她的爹爹因为保一件神秘的红货而遭杀身之祸，不光东西被抢走，两家人也因此被追杀。到最后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，走投无路地躲进了这个村子。

而她的健忘症，并不是因为得了怪病，而是被人下了一种叫做“忘忧蛊”的蛊虫。这种毒药会让她逐渐忘记前尘旧事，就连最亲的人也想不起来。

听到这里，她疑惑道：“后来那些人为什么不再追来了？”

韩烬微微一叹：“不是不再追，而是没有追到这里。”

她心中一动，脱口而出：“他们说我的夫君三年前坠崖而死……难道你是为了引开追杀者的注意才这么做的？”

韩烬低低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你是为了我们才……”她咬了咬唇，“这三年里，他们还在追你吗？是不是很危险？”

也许是忘记了从前的关系，对于他口中的血海深仇，她并没有太多感同身受的悲伤和愤怒。只是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眼前这个人为了他们母子，说不定遭了很多罪，想到这些她心里便有些酸软，说不出是感动还是难过。

韩烬的眼中闪出一种奇异的光彩，伸手抚过她的脸颊：“不要紧的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”

低哑柔和的语声，让桂儿的心再次不规律地跳动起来，仿佛被什么魔力牵引着，呆呆地望着眼前陌生清秀的面容，喃喃道：“你……真的是我夫君吗？”

“是。”他的手指顺着她的脸庞滑到下巴处，微微用力，让她抬起头靠近自己，“桂儿，忘记我不要紧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”

她不知道自己身体里的“忘忧蛊”是种什么蛊，但此时此刻，她觉得自己就像被他下了蛊，眼前闪过模模糊糊的影像，却又不甚分明，只觉得整个人在那双漆黑的眼睛中越陷越深，周围的一切景致都看不到了。

这样温柔美好的人，竟然是她的夫君？

是那个和她一同祭拜过天地，一同分享过彼此，一同出生入死的人……

时间仿佛在彼此的凝视下一瞬间停滞，韩烬的眼神愈加温柔，慢慢地朝她低下头去——

“我们……从头再来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……”

当的一声脆响，顿时将桂儿惊得跳了起来。

她尴尬地推开身前的男子，转身只见元宝正拎着一只鞋，脚边躺着一